

吉林短篇小说选

吉林人民出版社

封面设计：章桂征

吉林短篇小说选

本社编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7 $\frac{1}{2}$ 印张 字数：402,000 插页4

1980年6月第1版 1980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340册

书号：10091·752 定价：1.56元

目 录

嫩江风雪	丁仁堂	(1)
三下铜边	丁仁堂	(13)
参观之前	马 犁	(33)
海的故事	万忆萱	(50)
铁旋风	王士美	(72)
忠诚的妻子	王成刚	(85)
过家之道	王 汪	(101)
变穷山	王步宽	(113)
买马	王志贤	(122)
高洁的青松	王宗汉	(129)
一颗红星照丹心	方作新	(153)
黎明烽火	仁钦扎木苏	(199)
龙泉河畔	刘凤仪	(213)
三劝公公	刘伯英	(225)
大桅	朱春雨	(240)
路考	张天民	(256)
年猪	张少武	(275)
洮儿河的姑娘	张国庆	(284)
该谁“坐庄”?	张笑天	(302)
除夕夜战	琦	(313)
上大学	李中申	(322)
笔墨生涯	李占学 李德焕	(334)

老吴用·····	李 鹭 鹏 (353)
剑锋山下狩猎人·····	陈洪山 (358)
阿妈妮的眼睛·····	何鸣雁 (371)
夕照正明·····	郑忠辅 (395)
原则问题·····	侯树槐 (406)
“无鼠区”的早晨·····	徐佳辰 (423)
攀月亮·····	袁庆望 (435)
老猎人和他的孙子·····	郭大森 (448)
第一课·····	陶 怡 (455)
艺术的控诉·····	郭 华 (467)
祭红·····	郭 华 (489)
金丹·····	崔贤淑 (511)
夜走青石岭·····	傅子奎 (516)
青纱帐里·····	傅之凡 (525)
劝夫归队·····	董 速 (540)

嫩江风雪

丁仁堂

一

嫩江两岸，无垠的大平原，忽然卷没在风雪交加的旋风里。风，呼天啸地，树木摇晃着，不断地发出嘶嘶声，没有一只雀鸟能栖得住。

农业社办公室的窗口正对着嫩江岸边，玻璃窗上冻结着奇形怪状的霜花。我擦掉一块霜花向外望了望，天地间象有无数条长蛇在跌扑着。

“好冷的天哪！”我穿上大衣，整了整帽子。

会计在拨算盘，一边问：“你要上哪去？”

我说：“到六队一个军属家去。”

会计大惊小怪地说：“啊！六队隔这六、七里路哪！”

我笑了，心想，这个外貌鲁莽的人还挺关心人哪。于是我说：“那怕啥？”

会计开玩笑地说：“不怕大风雪把你卷了去？”

我不服劲地转身想走，忽然在墙上社员表里发现了一个我特别熟悉的名字：陆雪莹。

“陆雪莹？”我大声惊奇地念道。

“怎么，你认识？”会计问，一面仍旧埋头打算盘。

“女的？”

“对。”“的得的得”的算盘声。

“社员？”

“对！”“的得的得”的算盘声。

“下放干部？”

“对！对！”

“鼠疫防治站的？”

“哎呀，一点不差。”

我的惊奇和追根究底的询问，使会计感到奇怪。他算盘也不打了，抬起头，不解地望着我。

我说：“没有啥，在县里的时候我认识她。”

会计一听，才从惶惑中解脱出来，他“啊，啊”了两声，说：“她已经来了两个月了。”

“她现在在哪儿？”我急切地想见见陆雪莹。

“上江边抢马草去了。”会计说。

“什么时候去的？”

“一清早。”

“还有多少草没抢回来？”

“五十大车左右。”

我心里想，是啊。若是今天不抢运回来，明天就全得叫大雪给埋上。可陆雪莹能在这样大风雪里抢运马草吗？

我反复地盘问会计，最后他千真万确地说：在大风雪中参加抢运马草的人，就是我所认识的那个陆雪莹。

我兴奋极了，更想立刻就能见到她，看看这个南方姑娘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子。

会计告诉我，陆雪莹要在晚上才能回来。我就匆匆地出了屋子，径直往六队去了。

路上，大风雪几次把我卷倒。每次爬起来，我都想到陆雪

莹，她会怎么样呢？于是，我不免站在风雪里向迷茫的江边望去。往日蜿蜒南流的嫩江，这会儿连一点影子都看不清了。

等我从六队回来，风雪已渐渐地小了。大平原也看得清晰一些了。往那极远的天边看去，就好象天地是铝板和银板合成，灰蒙蒙，白茫茫，无限大，无限辽阔。陆雪莹在什么地方呢？

天黑下来了。我急匆匆地赶回农业社。办公室的桌上燃着一盏油灯，会计还在那里拨算盘。

我一进屋就问：“陆雪莹回来没有？”

会计好象抱歉似地说：“哎呀，他们今儿个不回来了，就宿在江边上那个队里。你看，刚才捎来的信。”

我失望地说：“那今晚算是看不见她了。”

二

夜深时分。会计把我安置在办公室小屋里睡觉。白天那种过分的激动，使我又想起陆雪莹。……

去年秋天，我因公到大赉县去。从四平开往大赉的列车是夜里九点钟到站的。车到站后我没有立刻出站，因为我随车带来一件行李，所以便到行李房的门口去了。这时候，旅客们都吵嚷着出了站，叫车的叫车，搭伴的搭伴。一阵喧闹声过去，外面就特别静了。我走到行李房门口，那里站着一个小姑娘。看样子她也是等着取行李的。

这实在是个非常漂亮的姑娘。从她的服饰和神情上，我断定，她不是个长期生活在象大赉这样小县城里的人。她穿了一件胸前扣花的白绸衬衫，那花扣得十分精细。半高跟的皮鞋也十分讲究。眉毛很细，眼睛深沉、明静而美丽。从她等着取

东西的那种神情里，流露出逼人的娇气。

我看了她一会，不由得轻轻地吁了口气。这是个“骄傲的公主”式的姑娘啊！这样的人，怎么到这小县城里来的呢？我感到奇怪。

正想着，行李房喊我的名字了。我刚从窗口把行李搬出来，里边就又喊这位姑娘。她从窗口取出来的东西是一笼小白鼠。啊？这是一笼给人玩耍的小白鼠！我不禁鄙夷地看了那鼠笼和那姑娘一眼，挟着行李匆忙走出车站。

外面恰好还等着一辆马车。

我上了车后，那个姑娘也赶到了。赶马车的邀她上车。她不耐烦地看了我和车厢一眼，没有立刻上车。她迟疑着，向四周看了一眼，大概是因为没别的马车了，她终于勉强地歪着身子上来。她这种神气引起我的厌恶和戒备，我把身子紧紧地贴近车厢的木板，竭力表示对她敬而远之。

车站离县城大约有六里多路。

我们趁月夜赶路。赶车的是个乐观、豪放的小伙子。车上了大路，他便狠狠地摇起了鞭子。可是，那姑娘立刻制止他，大声地说：“别惊了我的老鼠！”

她的话带点南方口音。赶车的听不懂还是摇鞭子。她几乎喊起来了：“别惊了我的老鼠！”

赶车的小伙子紧忙停住了车，扭过头来呆呆地看着不走了。这时候，我只得告诉他：“别惊了这位同志的小白鼠。”

他很有意思。“啊”了一声说：“好，那就慢一点儿走！”慢走一会儿，他就不耐烦地问：“同志，你那小老鼠是做什么的，那么娇贵？”

那姑娘说：“试验鼠。”

我插嘴问：“同志，你是鼠疫防治站的吧？”

“是啊”。

“你是什么地方人？”

“海南岛人”。

“那是个美丽的岛子。那里出椰子吧？”

谈到她的家乡。她好象有些兴奋了。她说：“那里的椰子林，象这儿的榆树林子一样密。”

我又问：“在海南岛上有没有看见过大鲨鱼？”

她说：“那不常见嘛。”

话，越谈越多了，她不象刚才那么矜持了。然而从谈吐中，她仍然透露出那种过惯优裕生活的人所有的娇气。

马车到了县人委招待所，我们便分手了。这是她给我的第一次印象，并不十分好的印象。

后来，我在县里的国营食堂里常碰到她。熟了之后，知道她家在海南岛，父亲是一个打鲨鱼的渔民。然而，她很小的时候就离开家乡，在上海一个姨姨家读书。她姨父是个英国留学生，因而姨姨家的生活一副洋派。什么吃大菜啊，听爵士音乐啊等等。解放后，她随着姨姨家搬到北京，在一个卫生学校读书。由于学校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她的娇生惯养的坏习气已经改了很多。姨父参加了革命工作，也朴素多了。然而，姑娘的那种爱吃零食的习气还没有改掉。在北京，东单、西单、王府井大街的高级茶座菜馆她都逛遍了。

她能毅然到北方这个小县城来工作，在她说来已经是个大进步。而且，从熟悉她的同志那里了解到，她来大赉工作确实是出于自愿的。她说她要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也确实克服掉了一些坏习性，然而还留下不少。……

后来我离开大赉了。陆雪莹给我留下了这么一个印象：她聪明，但情感脆弱。这个印象仍然不能算是个好的印象。

这样的人，我会在嫩江渔村里再遇到她，而且知道她冒着风雪去抢草，知道她要长期在这里当个社员，我不能不感到激动。她现在成了什么样呢？

三

早晨起来一看，哈，真是千里雪原，一望无边。太阳升起来了，大地显出无比庄严肃穆的美。

我刚刚吃过早饭，就听孩子们在外面喊：“抢草的爬犁回来啦！”我出外一看，果然七、八张大马爬犁冲着雪浪跑进村里来了。我站在道口上激动地等着。

一张爬犁过去了，没有陆雪莹。第二张爬犁过去了，还没有陆雪莹。在第四张爬犁上我看见了陆雪莹。我一喊，她霍地从爬犁上跳下来，跌了一身雪。

我第一眼就看出她变了。首先服饰变了。她穿了一身青灰色的厚棉袄，外面套了一件破羊皮大衣，头上戴一顶狗皮帽子，脚上绑了双皮靴鞋。这是地地道道的嫩江人打扮。这种打扮使我对她立刻产生一种亲切的感情。我一时说不出话来，只是高兴地望着她。

她也高兴地对我说：“到咱们队里去吧。我好好和你谈谈。”

“到咱们队里去吧。”这是一句多么亲切而又朴实的话啊！她这么自然地说出这句农民的普通话，使我深刻地感到：这个知识分子感情已起了变化。

回到队里，陆雪莹就忙起来了。一边跟女社员们唧唧嘎嘎地逗笑，一边忙着打扫靴鞋上的雪。之后，她又忙着找刀破秫秸编席子，一边忙着对我说：“我在县里写了好几张申请书，领导上才批准我下乡。”

我问她：“你们单位来了几个人？”

她感到特别荣幸地说：“就来我们八个。”

“怎么样，干得惯吗？”我问。

她的脸突然红了，说：“开始，干不惯……”说到这里，她停了一下，接着很着忙地说：“这样吧，我要干活啦，你也很忙，等晚上我再和你详细谈谈吧。”

“我要干活啦。”这话仍然是普通农村姑娘的话，她说得这么坦率、直爽。

于是我很快地和她约好时间，便上社里去了。

在社里，我恰好碰上一个熟人。他在县人民委员会工作，也是下放到这里的。我和他谈起陆雪莹，他说：“呵！这位女同志可有意思哩！在机关一心要下来，到了社里没两天就闹着要回去，说她有三不惯：热炕睡不惯，大酱吃不惯，厕所用不惯。”

我着急地问：“那怎么办哩？”

“怎么办？老队长跟社里一核计，说：既然不愿意呆在咱们这里，那就套辆大车把同志送回去吧！大车套好了，喊陆雪莹上车，她又羞得不回去！这使大家别扭透了。但社员们没有一个冷眼看她的，老队长和他老伴更象对待亲闺女那样关心她。这姑娘就更加不好意思了，自己也有些懊悔，可是不肯承认错误。三憋两憋，憋出病来了。她病倒那天晚上，队里紧张极了。派八个社员轮肩抬她上区的医疗所去。老队长亲自跟在后面，一会对抬担架的说：‘要稳，女同志抗不住悠荡。’后来听陆雪莹自己说，那天晚上她虽然发烧，心里却明白。她一睁眼，看见八个人都累得直喘气，心里难受得真想跳下来。从前听说过多少抬担架的故事，那都是抬的英雄。可是，自己闹情绪闹病了，还劳累这么些人抬着，她感到万分的内疚，在担架上默默地下了决心：病好了一定使劲干活！”

我又插上问：“病好了以后怎么样？”

他说：“还算是个要强的姑娘。病好了以后没歇一天工。现在饭也吃得多了，晚上往热炕上一倒就睡着。我是做支部工作的，最近她向组织上表示，她一定能经得起党的考验，认真地锻炼自己。我相信，党的教育和劳动锻炼会使这个姑娘成长的。她已经在这个共青团支部申请入团了。”

我意味深长地说：“改造象陆雪莹这样的知识分子，是要费一番周折的。”

晚上，我看见了陆雪莹。她很抱歉地对我说：“哎哟，对不起！我要去教夜校！等下了课咱们再谈吧。”

我笑着说：“不用谈啦，你的事我全知道了。”

她奇怪地问：“什么事？”

我说：“象套车啦，抬担架啦，……”

她猛地明白过来了，“是哪个耳报神这会儿就把这些都告诉你？”接着，她爽朗地咯咯笑了起来，一溜烟跑出去了。

我也跟了过去。夜校的风子里传出她和许多青年男女的声音，是严肃和谐的读书声。这声音给这个大荒原上渔村之夜平添了不少生气。这声音将会一天天地使得陆雪莹改变，使她的声音、感情和那些粗犷、明朗而朴实的感情融为一体。

离开夜校窗口的时候，我禁不住自言自语地说：“陆雪莹同志，祝你进步。”

四

夜间，老饲养员把炕烧得暖烘烘的，邀我跟他去做伴。

躺在热炕头上，我跟老饲养员天南海北地谈了起来。老头是个打猎的。话头一转谈到嫩江中游猎区的事，他的劲头就来

了。老头滔滔不绝地讲起当年狩猎中的英雄事迹。不知不觉到了深夜。……

睡梦中，我朦胧听见外面有些声响，接着就听老饲养员喊：“谁？”

我完全清醒过来了，听清楚有人在敲门。

老饲养员提起扎枪，我也有些紧张。

“谁？”老饲养员站在门旁问。

“是我，老大爷。”是一个女人的声音。“来挑豆种。”

老饲养员开了门，进来的是陆雪莹。

我问：“天亮了么？”

老饲养员接着说：“是啊，你起来这么早干啥？”

我忙把衣服穿好，点上了灯。一看陆雪莹满身是霜，眉毛都变成白的了。我又问她干嘛要起这么早？

她说，明天社里要去穿冰窟窿捕鱼，这些豆种选不完就去不成。她争取能去捕鱼，所以赶早起来选豆种。

老饲养员一听，笑眯眯地望了陆雪莹一眼，说：“年轻人就是好胜。来，咱们都别睡了，一块选豆种吧。”

我们三个人又说又笑地选起豆种来了。

选着选着，老饲养员说：“我觉着肚子有点空，你们那？”

没等我们两个人出声，老头就去张罗去了。不一会，炕洞里点着火，一大瓦盆狗子肉热上了。

我是很喜欢吃野味的。当老头把狗子肉端来时，我就想到陆雪莹在公营食堂吃饭的情景。有天中午，我正坐在一张饭桌旁，她面前摆了一尾红焖鱼，一碗汤，一小碗白饭。她慢条斯理地嚼着鱼，时而显出不耐烦的样子。现在，她对这大盆红酱酱的熟狗肉，会怎样呢？我试探似地望了她一眼。在公营食堂里的那种神气没啦，她和老饲养员一样大口地嚼着狗肉。

老头问：“姑娘，这种野牲口肉你吃得惯吗？”

陆雪莹说：“大爷，不瞒你说，以前吃什么也不惯，现在吃什么都惯。”

一大盆狗肉吃了大半，我们长了不少精神，接着又选起豆种来。正选得起劲，外面呼啦啦闯进一个老太太来。我一看是队长的老伴。

这老太太一进屋就指着饲养员的脸说：“你这老没正经的，深更半夜选什么豆种？你自己选还不够，把闺女还调理起来。你明几个得在社里检讨！我说嘛，这闺女出去怎么就没回来呢。”

陆雪莹赶忙起来说明了原由，这老太太这股火才从老饲养员身上消了。她也坐下来选豆种。她刚坐下，老队长也来了。他待陆雪莹就象自己闺女那样。他埋怨陆雪莹不该没日没夜地干活，一边自己却也选起豆种来。

不多时，又有好几个社员打着灯亮来了，大家也都跟着选起豆种来。快到天亮的时候，两斗多豆种选完了。

吃过了早饭，捕鱼队就出发了。我也跟了去。一路，陆雪莹兴致勃勃地问东问西，走前串后，恨不得立刻就到江湾。

冬天的嫩江虽然朔风吹得紧，天空密布着铅色的云，从云上撒下雪粒，但并不萧条和宁静。一队猎人骑着马迎着北风飞跑，后面跟着两条敏捷的猎狗。这是社里狩猎副业组的队伍。迎面走来几位开发草原的勘测人员；从斜刺里跑过一排马爬犁，爬犁上都捆着羊、猪，那是送往城里罐头工厂的。忽然，西北面有人的呼哨声，马的嘶叫声传来，烟尘滚滚，不知道是哪个社的大马群出来遛风寻野草了。嫩江岸边的草原上，呈现着一派繁荣的景象。

陆雪莹蹦蹦跳跳地对我说：“嫩江的生活实在是太美丽了。”

嫩江渔湾快要到了。我忽然发现陆雪莹的左腿有点跛。

我问：“你累了吗？”

“不！”她说着，勉强地振作了一下。

我又问：“到底怎么啦？陆雪莹同志。”

停了下，她才悄悄地告诉我，她有过坐骨神经痛的毛病，冬天里不时地要犯，现在又犯了。

我劝她回去，她拼命地拦住不让我说。人们只当她跑得慢落在后面，也没注意。说话之间我们来到了渔湾。

九个小组“卡嚓嚓”敲起冰窟窿来了。

陆雪莹大叫大嚷地说，她已经看着鱼了。一个小伙子向她打个口哨，示意她不要吵嚷，怕惊走了鱼。于是，江湾上出现了一片寂静和紧张的气氛。

大约有一个钟头左右的时间，两个冰窟窿里已经捕到鱼了。半尺来长的鲫鱼离开扒网不到两分钟就不跳动了，再过一会就冻得僵硬。

陆雪莹的冰窟窿里还没有出鱼，她要求自己使使扒网看。扒网伸下八九次也没见一条鱼。这时候，三四个冰窟窿边上已堆满了鲫鱼。眼看天气有点变了，草原的北方飘起迷茫茫的白烟，风渐渐地呼啸起来。有个小伙子喊：“快打吧！暴风雪就来了！”陆雪莹急坏了，她猛地往下一伸网，脚底下一滑，那只不着力的左腿和鱼网一块滑到冰窟窿里去了。幸亏旁边两个社员拖的紧，她才没有全身滑进去。

陆雪莹那条腿拖出不多久，裤子就冻成了条冰棍。队长发火了，责怪那两个社员不该让陆雪莹使网。陆雪莹难为情地替那两个社员分辩。队长不再说别的了，他叫两个社员立刻把陆雪莹送回社去。陆雪莹坚持不肯。这样一拖延，北方白茫茫的暴风雪卷到了。卷得人们几乎在冰上打了个旋转。队长大声地说：“快抢鱼，抱草塞住冰窟窿，别叫大雪给堵死！”

说时迟那时快，陆雪莹也飞快地跟着我们去抱草了。队长在后面喊她。她说：“队长，你不要为我操心，我不怕。”她扒开雪，抱了草就往冰窟窿里塞。

陆雪莹不时跌倒，社员们把她扶起。大家劝她躲在爬犁上歇一下，可她坚持着跟我们一起抱草。

暴风雪继续侵袭着嫩江。我们把九个冰窟窿完全堵好，鱼也抢到爬犁上了。大家呼喊着想往回走。陆雪莹却坐在那里不动了，一任风雪吹打。

我吃一惊，焦急地问她：“你的腿病重了吗？”

她没说什么。猛地跳了起来，使劲地跺了跺脚说：“这一阵也许把我的腿跑好了哪。”猛然一股巨风卷来，她身子晃了几晃，说：“头一次遇到这种情形，有点儿紧张，也有点儿累。”

我们离开了江面。队长说：“陆雪莹，上爬犁！”

陆雪莹两手捂着脸，打趣地说：“我又不是鱼！”

队长满有风趣地说：“你那条腿还不跟鱼一样吗！”

在风雪中大家都放声地笑了。

队长说：“来，她不坐，把她抬上去！”

不等队长动手，两个社员早把陆雪莹抬到爬犁上了。陆雪莹在爬犁上感激地喊着、笑着。赶爬犁的青年故意使力地催着马，爬犁向前疾走，不一会就叫那迷茫、深远的大草原吞没了。

我们继续斜迎着风雪向前奔。路虽很艰难，可我心里充满了愉快。因为我明天就要离开这里了，而这一次陆雪莹给我留下了较好的印象。过去她身上那种令人讨厌的娇贵习气已逐渐地消失，更重要的是在她的灵魂里已有一种新的思想在成长，这种思想闪着可喜的光辉。然而，这仅仅是开始。这仅仅是嫩江平常的风雪，她还需要经过无数次更大风雪的考验。……

1957年12月

三 下 铜 边

丁 仁 堂

一

扬起船帆到铜边去，是嫩江渔民的骄傲。

下铜边，从渔镇的渡口出发，船行一百八十里左右，就到了这带非常非常宽阔的江面上，浪流、水速都显得不同了。这里潜游着各色鱼群：鲤鱼、大草根鱼、黑鱼，还有一种长得漂亮的媳妇鱼，铜边是远江捕捞最适宜的地方。

可是在铜边这带江面上却有一种奇怪的现象，大鱼群的潜游期只在春汛时节。秋天，江水很清澈，水流也比较平稳，这样的季节到远江去捕捞是适人心意的，但是铜边的水底却穷得干干净净，撒下一网，只能得一点小白鱼和瘦瘦的鲫鱼。老渔民在春天看见江上一跑冰排，就望着那冰块碰击而发生喧响的江水说：“有能耐的人趁这个时候到铜边去，才能捞个大注哪！”

谁不想捞个大注？不过，在春汛的时候到铜边去不是说说就能办到的。有句俗语：“樵夫都想砍到大树枝，可是大树枝长在悬崖上。”嫩江有个惯例，年年春季渔汛到来，江上必起风暴，那风暴是从内蒙冲到科尔沁草原，然后旋转地卷到江面上，江浪带着雾和沙尘，黄浪弥天。到铜边，要经过好几处水势险恶的江湾，江流湍急，巨浪腾空，没有些经略，没有胆识的渔民是不敢去的。在以前，渔民只有在这几种情况下才到铜边去：